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白 烨 选 编

美洲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美洲卷·模特儿等

白 烨 选 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四长
何大凡
蒋 丽

编选例言

一、为了以点带面地反映世界当代小说创作的总体面貌和主要趋向，并给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提供系统而优秀的外国小说读物，我们编选了这套《世界著名文学奖小说选》。全套书共有五卷，分别为：美洲卷、西南欧卷、中北欧卷、苏东卷、亚非大卷。

二、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除坚持遴选直接获得著名文学奖的小说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外，还特别注意了作品本身由思想和艺术的有机统一所形成的独创性和可读性，并尽量选入那些在题材和题旨上适合于广大青年读者的作品，使他们或者从中得到人生教益、生活经验，或者从中得到文学养料、美学享受。

三、因为篇幅毕竟有限，作品的选取不得不有所割舍。因此，这套书的选编，只能以短篇小说为主，酌选一些中篇小说，一些相当优秀而篇幅较大的获奖小说未能入选。同时，一些创作极有个性的著名获奖作家，因为其作品在国内已有不少选本，比较常见，也刻意未选。如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斯坦倍克、艾·巴·辛格等。

四、本套书在每篇作品前面都写有作家作品简介，意在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和作品的概要情况。因为资料所限，作家的介绍详略不一；因为水平所限，作品的提示比较浅显。读者完全可以不受其所限，自己去由作品的细切品尝中领略作家的所

长与所短。

五、本套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郭宏安副研究员、王逢振副研究员和严永兴副研究员等专业学者的帮助；中国工人出版社高晓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冯晓立等同志参与了总体工作的筹划；孙秋月同志则协助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特作以上说明并表示衷心感谢。

1990年3月10日

目 录

〔美国〕伯·马拉默德（获1958年、1966年全国图书奖）	
模特儿·····	（1）
〔美国〕约·契弗（获1979年普利策奖）	
离婚的季节·····	（8）
〔美国〕罗·鲍斯威尔（获1987年欧·亨利奖）	
爱的迷惘·····	（23）
〔加拿大〕休·加纳（获1963年加拿大总督奖）	
台勒太太旅行记·····	（75）
〔智利〕何·多诺索（获1955年圣地亚哥市政奖）	
丽人牌香水·····	（89）
〔危地马拉〕米·安·阿斯图里亚斯（获1966年诺贝尔奖）	
美洲豹33号·····	（151）
〔墨西哥〕卡·富恩特斯（获1967年西班牙简明文学丛书奖）	
纯洁的心灵·····	（175）
〔巴西〕奥·莱萨（获1968年费·希纳格利亚奖）	
遗产·····	（196）
〔哥伦比亚〕加·马尔克斯（获1982年诺贝尔奖）	
爱之后的必然死亡·····	（217）
〔阿根廷〕埃·萨瓦托（获1984年塞万提斯奖）	
暗沟·····	（228）

〔美国〕 伯·马拉默德

伯纳德·马拉默德，美国当代著名作家，1914年生于一个俄国犹太移民的家庭，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纽约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小说创作，1986年3月18日逝世于纽约。

马拉默德在小说创作上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呆头呆脑的人》（1952年），尔后又连续发表了《伙计》（1957年）、《魔桶》（1959年，获第一次全国图书奖）、《新生活》（1961年），《装配工》（1966年，获第二次全国图书奖和该年度普利策奖）、《房客》（1971年）、《杜宾的传记》（1979年）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成为当代美国最富盛名的犹太作家之一，曾任美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和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主席。

马拉默德是洞悉和反映贫苦的犹太人和下层人民日常生活的文学大师，他常常以一种戏剧化的笔法去描绘生活、塑造人物，纤细入微地表现笔下人物的难言的悲苦和坚韧的毅力，通过犹太移民的生活反映人在大千世界中的追求与苦乐。

《模特儿》是马拉默德的一个优秀短篇小说，作品在较小的篇幅里描述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刻画了两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尤其是画人的伊莱休同被画的佩里小姐在不经意中调换了位置，使伊莱休玩弄女性的心理昭然若揭的结果，更是出人意料而又合乎情理，显示出了马拉默德艺术手法的卓而不凡。

模 特 儿

顾尔石 译

一大清早，伊弗雷姆·伊莱休就打电话给艺术学校，间接电话的女人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女模特儿，供他画裸体画。他告诉那个女人，他想找个三十岁左右的：“您能帮助我吗？”

“我不记得你的名字，”接电话的女人说，“你以前跟我们打过交道吗？我们有些学生愿意当模特儿，可通常只是为我们认识的画家。”伊莱休说没有，他想让人以为自己是个以前在艺术学校里学习过的业余画家。

“你有工作室吗？”

“有一间光线充足的大起居室。我不是新手，”他说，“可过了这么多年再开始画画，我想画几张裸体习作来找回对人体的感觉。我不是个职业画家，可我对绘画是严肃的。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我的素描能力，我可以拿几张给您看看。”

他问她现在雇模特儿的费用，那个女人沉默了一会儿说：“1小时6美元。”

伊莱休先生说 he 对此很满意，他想再谈下去，可对方并无此意。她记下了他的姓名、地址，并说她认为可以替他找一个人，不过得后天来。他对她的帮助深表感谢。

那天是星期三，模特儿是星期五上午来，她在前一个晚上来了电话，约定来的时间。9点过后，伊莱休先生家的门铃急促地响了，他立刻去开门。伊莱休是个70岁的白发老人，住在第九大街附近的褐石住宅^①里。想到自己能够画这个年轻女郎，他不由得异常兴奋。

模特儿是个相貌平常的姑娘，大约27岁。老画家认为她脸上最好看的是那对眼睛。她穿着件蓝色的雨衣，虽然这是个晴朗的春天。老画家喜欢上她了，但他没把这一点露出来。她简直没向他看一眼就稳稳当当地走进了房间。

“你好。”他说。她也回答说：“你好。”

“真是春天的模样，”老人说，“树叶又发芽啦。”

“你要我在哪儿换衣服？”模特儿问。

伊莱休先生问她的姓名，她答道：“佩里小姐。”

“佩里小姐，我想你可以在洗澡间换衣服。要是你喜欢的话，我的房间没人——它就在楼下，你可以在那儿换，那里比洗澡间暖和些。”

模特儿说在哪儿换对她都一样，不过她还是宁愿在洗澡间里换。

“随你的便。”老人说。

“你妻子在家吗？”她问。往房间里看了一眼。

“不，我碰巧是个鳏夫。”

^①在美国，褐石住宅通常是富人居住的。

他说他有过一个女儿，可她已经在一次车祸中死去了。

模特儿说她很难过。“我要换衣服了，要出去一小会儿。”

“完全不必着急，”伊莱休先生说，心里可暗暗高兴自己马上就要画她了。

佩里小姐进了洗澡间，在那儿脱了衣服，很快就回来了。她利落地脱下了身上的毛巾布浴衣，她的头部和双肩都十分纤巧，线条很美。她问老人想要她摆什么姿势。靠近大窗户放了张厨房用的搪瓷面桌子，桌面上已经放上了挤好的颜料。他正站在桌边把这两小管颜料调到一起，还有三管颜料他没动。模特儿深吸了最后一口香烟，把烟头在桌上的一只咖啡罐盖上按灭了。

“我过一阵就要抽支烟，希望你不会介意。”

“不要紧，你抽烟时我们正好歇一会儿。”

“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慢慢地调颜料，她一直看着他。

伊莱休先生没有立即注视她的裸体，只是说希望她能坐到窗边的那张椅子上去。他们面对着后院，那儿有一棵刚长出叶的樗树。

“你要我怎么样，要不要迭起腿？”

“怎样坐都行，迭不迭腿对我都没什么两样，你怎么舒服就怎么坐吧。”

模特儿看来对他的话很惊奇，不过她还是在窗边那张黄颜色的椅子上坐下来了，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她的身材很不错。

“这样行吗？”

伊莱休先生点点头，“好，”他说，“很好。”

他把画笔蘸入桌面上已经调好的颜料，接着对模特儿赤裸的身子瞥了一眼，开始作画。他总是盯着她看，接着又很快地把目光移开，好像怕冒犯她似的。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显然并没在好好作画，而是时不时地盯着模特儿看，可也没有老是看她。她看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要她一转过去观察那棵椅树，他就立刻琢磨起她坐在那儿能看到些什么来。

接着她开始很有兴趣地观察起这位画家。她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双手，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她不耐烦地从那张黄椅子上站了起来。

“累啦？”他问。

“不是。”她说，“天哪，我真想知道，你以为自己是在画画吗？说实话，我看你连作画的第一步都不懂。”

他大吃一惊，马上用一条毛巾遮住画布。

过了好一会，伊莱休先生轻轻地喘息着，濡湿了干燥的嘴唇，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在打电话给艺术学校的那个女人时，他已经尽量把这一点完全讲清楚了。

接着他说：“也许我请你今天来这儿是犯了个错误，我想我本该再对自己作一番测试才对，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浪费别人的时间了，我想我对自己想干的事儿还没做好准备。”

“我不在乎你要对自己测试多久，”佩里小姐说，“说实话，我认为你压根不是在画我。事实上，我觉得你对画我并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是找个借口用你的眼睛在我的光身子上溜来溜去。我不知道你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可我很清楚你们这种人多半对画画一窍不通。”

“我想我是犯了个错误。”

“我想是这么回事。”模特儿说。现在她披上了浴衣，系

紧了带子。

“我是个画家，”她说，“因为穷才来当模特儿。我看到一个冒牌货是能认出来的。”

“我可不认为有这么糟，”伊莱休先生说，“只不过是我没有尽量把自己的情况跟艺术学校的那位女士解释清楚罢了。”

“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抱歉，”伊莱休先生声音嘶哑地说：

“我本该想到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已经70岁了，我一直热爱女人的，到了我这个岁数，我没什么亲密的女朋友了，真叫人伤心。这就是我想要画画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才能，而且我想我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画艺已经扔了多少。我不仅忘了画艺，也忘了女人的身体。没有想到你的身体会如此吸引我。同时，我也忘了自己的青春已逝，我曾希望画画会重新唤起我对生活的感情。我很抱歉打扰了你，给你添了麻烦。”

“打扰我是要付出报酬的。”佩里小姐说，“不过，让我到这里来，忍受着你的目光在我的身体上爬来爬去，这种侮辱你是无法赔偿的。”

“我不认为这是侮辱。”

“可我就有这种感觉。”

接着她叫伊莱休先生脱下衣服。

“我！”他说，吃了一惊，“为什么？”

“我要给你画幅速写，把你的裤子和衬衣脱下来。”

他说他差不多从来不脱贴身内衣，可她面无笑容。

伊莱休先生脱下衣服，为自己在她眼中的形象羞愧万分。

她用飞快的笔触画下了他的形体。他并不是个难看的男人，可是被画得很难看。她画完后，把画笔蘸上她挤出来的一

堆黑色的颜料，涂在他留在画上的脸部，画上留下了一大块黑污。

他眼睁睁地看着她发泄仇恨，一声不吭。

佩里小姐把画笔扔进废纸篓，然后走向洗澡间去换衣服。

老人按他们先前商定的数目开了一张支票，他羞于签上自己的名字，但他还是签了，把支票递给她。佩里小姐把支票塞进她的大钱包，走了。

他想，虽然她不够仁慈，但就他本人来说还不算难堪。接着老人自问，“现在，我的生活中就不会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事了吗？留给我的就是这个吗？”

回答看来是肯定的，他为自己一下子就变得这么老哭了。

然后他拿开盖在画布上的毛巾，竭力想要补画上她的脸，可他已经把这张脸忘了。

〔美国〕 约翰·契弗

约翰·契弗，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生于1912年，卒于1982年。因经常在《纽约人》杂志发表小说，被人们称为“纽约人”派小说家。

契弗共创作有四部长篇小说和七个短篇小说集。相比之下，他的短篇小说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广。他曾获得美国的多种文学奖，1979年由于他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其短篇小说集荣获该年的普利策文学奖。

契弗的短篇小说多以纽约郊区为背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人物，作品的主线常常是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纽约时报图书评论》谈到契弗最畅销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时评论道：“关于在家庭生活的混乱中消失的道德秩序的几瞥。”

《离婚的季节》是契弗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较为集中地表现了契弗短篇小说艺术的特点。“我”和埃塞尔除了一周去一次朋友家外，九年来都是在自己的家里度过的。然而这一周一次的朋友聚会却使夫妻生活出现了危机：特兰契热恋上了埃塞尔。这一切都是在“我”并未在意的情形下发展的，当我有

所感觉时，事情已难以挽回了。这一切似乎是对“我”埃塞尔过于平淡的夫妇生活的报复，但埃塞尔与特兰契的相爱，也不包含更深的人生意义。事情似乎是由这一个“平淡”走向了另一个“平淡”。这部作品的主要妙处还在于作者在描绘家庭生活和夫妇心态时那种顺手拈来而又活灵活现的剖解平凡的文笔。

离婚的季节

舒 逊 译

我的妻子有一头棕色的头发、黑眼珠，她的性情很温顺。正因为她的性情很温顺，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孩子们都让她给惯坏了。他们要什么东西她都不拒绝，总是孩子们胜利。埃塞尔和我结婚已经十年了。我们都是新泽西州摩里斯城的人，我连什么时候第一次和她见的面都记不清了。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婚姻是十分美满的。我们住在东五十街的一幢不带电梯的楼上。我们的儿子卡尔今年6岁，上的是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女儿4岁，明年才能上学。我俩对我们当年受教育的方式总有些意见，可是我们还是努力照相同的方式培养我们的孩子，将来我估计他们还是会上我们所上的同样的中学和大学的。

埃塞尔是东岸的一所女子学院的毕业生，随后又到格兰诺博大学学了一年。从法国回国以后，她在纽约工作了一年，以后我们就结婚了。有一阵子她曾把她的毕业证书挂在厨房水池的上面，成为一时的笑谈。现在那张毕业证书我都不知道弄到

哪儿去了。埃塞尔不仅温顺而且总是欢欢喜喜的，很容易适应环境。我们两人都出身于巨大的中产阶层，它的特点就是都喜欢怀念愉快的往事。我们的钱经常会有亏损，这使我有时想起那些流放者如何努力适应当地的环境，却不时怀念祖国海岸边上的陡坡。由于我们的生活受我有限的一点薪水的局限，埃塞尔的日常活动是很容易描述的。

她7点钟起床，把收音机打开，穿好衣服，随即叫醒孩子们，接着就做早饭。8点钟她得把我们的儿子送到学校的班车上。埃塞尔送完卡尔回来就得给卡罗尔编辫子。我8点半出门上班，可是我知道埃塞尔一天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干家务活、做饭、买东西和照顾孩子。我知道她每星期二、星期四11点到12点之间要去A & cP超级市场买东西，每逢晴天，下午她都坐在儿童游戏场的一张长椅上，从3点坐到5点。每星期一、三、五打扫一次房间，下雨天就在家擦银器。我6点钟回家时她总是在洗菜或准备晚饭。然后，当给孩子们吃完饭、洗完澡、晚饭准备好了，起居室桌上摆上食物和餐具以后，她总站在房屋中间好像遗失或忘记了什么东西。她像陷入沉思，我和她说话她都听不见，孩子们如果在叫她她也不动。这一下子就过去了。于是她点上摆在银烛台上的四根白色的蜡烛，我们就坐下吃一顿烩咸牛肉或其他普普通通的晚餐。

我们一个星期出门一两次，差不多一个月娱乐一次。从方便出发，我们常去串门的朋友大都是住在附近的。我们时常到路口一个姓纽萨姆的好客的夫妇家参加他们举行的酒会。纽萨姆家的酒会人很多，很杂，在那种场合凭一时的冲动便可以交上朋友。

我永远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有一天晚上在纽

萨姆家和特兰契医生和特兰契太太这对夫妇交上朋友的。我想在建立这桩友谊中大概特兰契太太是主动的一方。在我们初次见面之后，她接连给埃塞尔打了三四次电话。我们到他们家吃过饭，他们也来过我们家。在特兰契医生傍晚有时牵着他的衰老的德国种小猎犬散步时，也会上我们家里来小坐一会儿。他似乎是个讨人喜欢的客人。我听别的大夫说他是个不错的内科医生。特兰契夫妇有30岁上下；至少他是这个岁数，她比他的岁数显得大。

照我看特兰契太太长相平常，可是她到底怎么不好看也不容易说清楚。她个子不大，身材不错，有一般女人的特点，我琢磨着她所以给人以不好看的印象是由于她的一种内在的谦卑，对自己的命运的一种不必要的狭隘的看法。特兰契医生不吸烟，也不喝酒，我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他那瘦长的脸颜色很好看——他的双颊粉红，蓝眼珠清晰有神。他具有一个各方面都舒心的医生的特殊的乐观主义——觉得死亡是一种偶然的不幸，物质世界不过是一个等待我们去征服的领域。就像他的妻子看着长相不好一样，他看着像是很年轻。

特兰契夫妇住的是一所舒服而又不显得招摇的私人房子，就在附近。那所房子是老式的；起居室都很大，客厅光线比较暗，而特兰契夫妇似乎没有给这块地方带来多少生气，所以晚间从他们那里离开的时候，你有时会有一个空着许多屋子的印象。可以看得出，特兰契太太是特别关心她自己的东西的——她的衣服、她的首饰以及她给家里买的装饰品，还有弗劳林，那条衰老的德国种小猎犬。她偷偷摸摸地拿餐桌上的残肴去喂弗劳林，就像有人禁止她这样做似的。吃过饭以后，弗劳林就挨着她身边卧在沙发上。有一天晚上，当电视机绿色的光线照